

崛起于世界舞林的沈伟(上)

◆ 胡凌虹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沈伟让一群舞者身着青衣,以身体为笔在巨大卷轴上作画,营造出“山河大好”的山水意境,这样的画面定格在很多人的脑海里。事实上,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沈伟的名字和他的作品远不及国际上的赫赫有名。1995年,沈伟赴美留学,五年后,在美国纽约创办“沈伟舞蹈艺术”,这是首个以华人命名、全西方成员的非营利性质的舞蹈艺术团体。沈伟获得过多项国际荣誉,其中包括舞蹈界“奥斯卡”之称的“尼金斯基奖”(2004年)和美国创造性人才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2007年)等。《华盛顿时报》称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纽约时报》称:“如果说当今舞蹈界还有可谈论的焦点,那就是沈伟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的编舞家,其作品带来的无法抵挡的、令人惊讶的想象力。”

“沈伟舞蹈艺术”迄今受邀巡演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一百三十多个城市,成为在国际上接受度最高、沟通和融合东西方文化极深入的华人领衔的舞蹈艺术团体。“沈伟舞蹈艺术”获得过多个世界一流艺术节与艺术机构的委约,其中包括美国林肯中心国际艺术节、英国爱丁堡艺术节、荷兰国家音乐大剧场、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等;它亦是唯一一个五次受邀美国林肯中心国际艺术节并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驻地长达五年的艺术团体。

近年来,沈伟开始逐渐在国内展示自己的作品。2014年10月,他应上海国际艺术节之邀,携代表作《春之祭》《声希》等亮相上海文化广场,这是他的作品首次与上海观众见面。早已听闻大名,不少观众是做足了准备来看的,最后还是觉得低估了沈伟。演出结束后的交流会上,内敛的上海观众虽不似欧洲观众纷纷上台上扔花那样疯狂,但也抢着话筒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激动,“看得我心跳加快了”“太美了,看得我血液凝固”……

创新,中西合璧,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几个都是近年来人们热议的关键词,然而每条路似乎都困难重重。而沈伟这位华人艺术家,

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内,提起舞蹈家沈伟,很多人脸上呈现的是茫然,但是一说到,他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画卷》篇的编导,人们就会豁然开朗,露出“原来是他”的神情。

才四十多岁就早已跻身于世界级顶尖编导行列,这在人们眼里几乎是个传奇。因此,当沈伟回到国内,很多人迫切地希望得到些沈伟成功的秘诀。

优雅的身材配上别致的西服,沈伟的出现让人颇感气质不凡。在世界舞台翻滚了十几年的沈伟也是见过大世面的,然而身处公众场合的他,却出人意料地显得有些拘谨,不太自然,他显然不会用一些插科打诨来调节气氛。在面对着观众众多的甚至是雷同的疑问时,他回答得非常认真,轻声细语、娓娓道来。

舞蹈是种身体的运动,而不是Ballet

一群舞者顶着高高的巨大的球根状头饰,穿着缠在腰间的红色曳地长裙,宛如梦游般缓慢有致地移动,随后又出现了几对双人舞者,长长的黑色“塔形”裙子把每对舞者的下半身体连接一起,上身是分开,他们缓慢展现着各种造型奇特的舞姿,和谐统一犹如连体婴儿的感觉。舞蹈选用了由龚志成改编的约翰·塔弗纳的音乐,加入了藏传佛教的咏颂,舞台以八大山人的《游鱼图》作为布景,整个舞蹈充满了仪式感,有一种哀而不伤的、理性的大气之美。这就是沈伟的舞蹈《声希》。



舞蹈《声希》

缓慢的、克制的,这与人们经常看到的那种飞快地舞动,如杂技般不断炫技的舞蹈截然不同,可是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举手投足,如同复活了的雕塑,渗透着一种让人无法言传的神圣感。“《声希》跳得好有灵魂出窍的感觉,而且跳这个舞必须是一口气,一呼一吸之间才能达到理想状态,多一口气就会被打断,就达不到那种状态。而且每个舞者之间都是前面连着后面,气息都是相连的,源源不断的。”曾跳过《声希》的舞者侯莹感慨道。

《声希》是2000年由广东现代舞团委约创作的。沈伟也曾是广东现代舞团的舞者。1992年中国第一个现代舞专业表演团体——广东现代舞团成立,沈伟成为了创始成员之一。1994年,沈伟荣获全国现代舞比赛编舞及舞蹈表演第一名,取得“尼可斯/路易斯舞蹈实验室”的奖学金,由此开始了他的国际舞蹈生涯。

刚到纽约时,沈伟生活得很拮据,他规定自己每天的开销不超过10美元。因此2000年,当朋友打电话建议他去买份《纽约时报》看时,沈伟觉得莫名其妙,当时他怎么可能拿出四美金去买份《纽约时报》看呢?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那期《纽约时报》给了沈伟四大版的报道,谈他的艺术见解和创作。2000年,沈伟排了两部作品:《声希》《天梯》,《声希》在欧洲巡回演出,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26.先是老闸桥,随后新闻桥
告别盆汤弄桥,沿河而去,在上海往事的迷幻时空中,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福建路桥,或者叫老闸桥。

先说老闸。历史必须上溯至大明王朝的隆庆三年,也就是1569年。其时,了不起的大明官吏之一的海瑞,治理起淤塞多年的吴淞江,在后来叫做福建路桥的桥堍边建起一条阻挡东海大潮的堤坝。转眼到了大清国的康熙十一年,1672年,这条堤坝上,再建一道三洞石闸,“老闸”叫法由这个时间节点而诞生。日移斗转,春去秋来,老闸一边孕育起了一条商业街,具体位置落在现今日南沿苏州河、北至天潼路,东依山西北路、西至甘肃路的这个区域,长度大致在500米开外的老闸街逐渐铺开,时间一久,顿生气候,老闸街脱胎换骨成了老闸镇。这里必须说明,大清国期间,老闸镇叫做老闸市,轮到老闸镇的叫法通行于世那要在民国时期,闸北一说也出于那时,凡此闸、此街,此镇以北的区域通称为闸北。

桥便在老闸称作“市”而不是“镇”的时候产生,1864年,上海躲过李秀成兵燹的一年,是一座清清爽爽の木桥。光绪十一年,1885年,工部局将这座木桥拆除,再建一座7孔桥,也是木桥,取名老闸桥。

老闸无论为街还是为镇,苏州河的这个所在,其时已气象万千,端的热闹,不仅成为嘉定、太仓等地粮食、地货的集散之处,亦是无数大小商人的聚会之地。

想当年,这里店铺林立、百商云集,更兼大小客舍、酒肆的旗幟在光绪皇帝统治的天空下猎猎生风地四处飘扬。无数个清晨或黄昏,留着长辮、戴着小帽、身着绛罗绸缎的士绅客商,在老闸镇上熙熙攘攘地来来往往,他们中特别有情趣和雅兴的,还常常前往老闸镇最大茶楼“玉茗楼”上听一段说书,呷一口香茗,随后眯起眼睛打量着日光下的这条无尽流动的河流。

说到玉茗楼,那是老闸市最具本土风情的冶乐空间。

1886年,一个叫张金元的商人,在老闸桥桥堍东侧,即后来福建北路2号楼上开设了一个书场兼作茶馆的休闲场所。台上,有供说书人发挥的状元台、摆脚凳;台下,则放了八仙桌与板凳,有心人作过统计,此场子可容听客200个左右。听客们围桌而坐,可以听书,可以喝茶,而倘若对听书、喝茶都有所厌烦,就去了楼下混堂,那混堂虽然比不上盆汤弄一带的有名有姓,但光绪帝的臣民们想来在“水包皮”中还是能够作番逍遥无边的冶游、冶乐。

生意火爆时,玉茗楼开出早、中、夜三个不同时段的书场,所聘皆为江浙沪名家。也因此,晚清那些日子里,倘若你来老闸市做生意、看货色或休闲冶游,又倘若你慕名或无意地走进这“春申第一楼”,目睹一楼的红漆雕花木柱、闪着幽光官灯以及蒙着粉藕色锦缎的书台时,你定会在心里呐声喊:“这玉茗楼还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说到这里,适当穿越,是雍正十三年,也就是1735年,距离老闸三里之外,那个叫金家湾的地方,大清国上海地方政府又建一个水闸,为区别老闸,这闸就叫作了“新闻”。

建闸初时,两岸除了野鸟低掠、青蛙蛙叫,田野间涣散阵阵泥土气息,我想不会再有什么更多东西了。

当大清国进入到开放海禁的道光年间,新闻这里不知不觉地成为上海老城通向嘉定、太仓、宝山诸县的要冲之处。那时,苏松太道台大人为了审理洋交涉事务的一机构“洋务局”便设在了新闻,此外还有“上海筹餉捐局”北卡以及“绸捐北局”,都一一设在新闻这带。新闻之热闹、热烈,除了上述政府机关,还有赖于南面一个大王庙,此庙香火旺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又因此祈求的男女不时得到应验,这让新闻影响与日俱增。

新闻在人们浑然不觉中成为上海县北部的一个重要市镇,格局乃至气质都不亚于老闸镇。这个市镇,举凡粮食、建材、地货、柴草、竹木比比皆是,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大清国的官盐堂也在这里提供着上海原住民的全部食盐需求。至于新闻的桥,最初不是固定桥梁,只是一座浮桥,借用伟大的上海史说法,它还是苏州河上全部桥梁的第一座。

34.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每次醒来,我都没有受到伤害。”长时间沉默后,比利抬起头来,“一直没有人告诉我,那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是说那些和你说话的人?”“是的。”“也许就像你刚才说的,当你不知如何保护自己时,你的另一面就会想办法让你避免受到伤害。”“我的另一面?”

哈丁微笑着点点头,等待比利的反应。比利的声音在发抖:“为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另一面呢?”“因为你内心有强烈的恐惧感,”哈丁说,“使你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你感到非常害怕,所以就睡觉,好让你的另一面采取合适的行动。”

比利似乎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仿佛想进一步了解。“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定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受过惊吓。”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比利哭了起来。“我不想再回忆那些事,那只会让我更痛苦。”“但是你在问我,为什么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就会去睡觉。”

比利环顾四周,声音哽咽地说:“怎么会来这家医院?”“特纳、卡洛琳医生和科尼利亚博士都认为,你到了医院就不必再去睡觉了。在这儿,你可以学会解决困难、消除恐惧。”“你是说你们有办法?”比利哭着问。

“我们当然愿意帮助你,但是你愿意让我们尝试吗?”比利再次提高声音大叫道:“你是说,你让那些人走开?”

哈丁坐回椅子,他必须小心避免做出过多的承诺。“我们愿意帮助你,让你不必再睡觉,帮助你成为一个坚强健康的人。”“我再也不会听见他们说话?他们不能再强迫我睡觉?”哈丁谨慎地选择字眼:“如果你变得足够坚强,就没有必要强迫你睡觉了。”

“我从来不知道有人可以帮我,我……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打转……我每次醒来……就被锁在房里,躲到箱子里……”他大声哭起来,眼球因为恐惧而不停地上下晃动着。“这的确很恐怖,”哈丁说道,试着安抚他,“可怕的威胁。”

“我一直被关在箱子里,”比利提高了声音,“他知不知道我在这儿?”“谁?”“我爸爸。”

“我不认识你父亲,也不清楚他是否知道你在这儿。”“我……我什么都不能说。如果他知道我和你谈过话,他就会……噢……他会杀了我……然后把我在谷仓里……”

比利的表情非常痛苦,不一会儿整个脸便垂了下去,像是断了线,哈丁知道他走了。这时响起了亚伦温和的声音。“比利睡着了,不是阿瑟叫他睡的,是他自己要睡的,因为他又想起往事了。”“讨论那些往事很痛苦,对不对?”“你跟他说了什么?”“卡尔莫的事。”

“哦……原来如此……”他瞄了一眼录像机,“这机器是干什么用的?”“我告诉过比利,我希望把整个谈话过程记录下来,他说没有问题。你怎么出现了?”“是阿瑟让我出现的,我猜大概是比利被那些记忆吓坏了!他觉得自己被囚禁在这儿了!”

哈丁叙述了他与比利的谈话内容,随后提出:“我有可能在这儿同时和你、阿瑟一起说话吗?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吗?”“这个嘛……我得问问阿瑟。”

“我是想问时间问你和阿瑟,比利现在是否比以前坚强了,是否不再想自杀,而且能够应付更多的事情。”

“他不再想自杀了。”传来了一个温和而清晰的声音,带有英国上流社会特有的口音。哈丁知道阿瑟决定亲自出现了。自科尼利亚会诊之后,阿瑟还从未出现过。

为了不表现出惊讶,哈丁继续说道:“不过……和他谈话是否还得小心翼翼?他是不是还很敏感?”“是的,”阿瑟边说边将双手的指尖搭在一起,“他很容易受到惊吓,也很多疑。”

哈丁说他现在并不想谈论卡尔莫,但比利好像很想讨论这个话题。“你让他想起了过去,”阿瑟措辞谨慎,“想起往事,恐惧也随之而来,足以迫使他去睡觉。是他自己要去的,倒是我让他睡醒。”

“比利醒时说过的话你都知道吗?”“只知道一部分,并非全部。他的想法我不一定都清楚,但是他思考时,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恐惧。因为某种原因,实际上他无法清楚地听到我对他说的话。不过他好像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让他入睡的,什么时候是他自己要睡的。”

二十四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

